

第一章

導論：適度經濟學思想

世界進入非常態的2020年代，客觀時代和主觀人性都需要認識和研究適度經濟學思想。作為學者，我們更需要探討建立適度經濟學思想架構的學術可能和學理準備，深入了解適度經濟學思想的內容與方法。

1.1 為何研究適度經濟學思想？

1.1.1 時代需要

時至21世紀，世界進入動盪、不確定、複雜、渾濁的時代，即所謂的VUCA (Volatile, Uncertain, Complex, and Ambiguous) 時代。¹尤其是經歷了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和2020年的新冠病毒，人類充分體會了動盪不已、前景不定、複雜不清和混沌不明的至暗夢魘。

身處這種惡劣的情勢，人類的心智很容易走向兩極、忽左忽右、無所適從，要麼是「束手無策的慌亂」，要麼是「退避三舍的虛無」(thrown up its hands and backed away)。²於是，無良政客往往乘機亂為、惡為和胡作非為，分化族群、強化對立、激化矛盾，以得一黨之利、一己之私，而「慌亂」或「虛無」的民眾也很容易在此時此刻，盲從一些政客和媒體的偏激、煽動和誤導，導致上下、左右、內外共同地推波助

1 Nathan Bennett and G. James Lemoine, "What VUCA Really Means for You,"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14): 27.

2 W. Brian Arthur, *Complicity and the Econom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7.

瀾，加大負反饋效應出現的速度和程度。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專制主義等基本教義意識也趁機甚囂塵上，導致社會失去理智、走向極端、陷入瘋狂。類似現象在一戰和二戰前後已經多次出現，世界大戰、全球冷戰、經濟危機、天災人禍漸成常態，可謂記憶猶新、觸目驚心。

面對經濟領域的難適度、不確定、高風險狀態，我們更需要謹慎防範過熱的經濟泡沫和過冷的市場蕭條，探索解釋困境和擺脫困境的適度經濟哲學、理論和方法。所有這些時代的困境，在在顯示理性、中道和適度的心智和行為的必要與迫切。

1.1.2 人性需要

自中國孔子（前551–前479）、古希臘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以來，人類系統追求「中庸」、「適度」的理想已經超過兩千五百多年。此後，無數先賢前赴後繼，試圖超越「軸心時代」³的大師，也有許多國家的決策者持續實踐「中庸」、「適度」哲學，希望擺脫經濟困境。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開始，適度思想逐漸在西方經濟學中得到零碎但不系統地呈現和演繹，並得到各種人文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理論的驗證和拓展。

但是，知適度難、行適度更難，因為走極端、行極化，往往能使人類的選擇過程簡單、容易、高效，不需要苦苦求中、持續定位、自我糾結。而且，極化的聲音一般比較清晰、明確、富於激情，容易形成有效的戰鬥力、凝聚力和集體效應。加上，人類普遍的思維定勢決定了很難拋棄左右偏見、放棄保守與自由兩端，更難避免自私與狹隘，由此導致在行動上保持長期合作和持續適度更是難上加難。於是，由於人性貪婪與供需失衡造成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成了二百多年來世界經濟的普遍夢魘，揮之不去。例如，面對2020年全球新冠病毒，有人反應

3 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K. T. Jaspers, 1883–1969）把公元前500年左右（前800–200年之間）出現在中國、西方、印度地區的人類文化突破現象稱之為「軸心時代」。Karl Jaspers,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N.Y.: Routledge, 2010), p. 1.

遲鈍、錯失防治新冠的最佳窗口期；有人驚慌失措，反應過度，封城、封路、封樓，經濟完全停擺；有人見到疫情和緩，立即復工復學，導致第二波疫情迅猛反撲；更有人幸災樂禍、隔岸觀火、以鄰為壑、推卸責任，拒絕佩戴口罩、反對社交距離，害人害己、禍國殃民。所有這些，都反映了人性在危難面前的「不及」或「過度」之缺失。雖然在百年不遇的大災大難前談適度，有點奢侈，但反思一定有利於未來更妥善地因應危機。

儘管理論和現實都證明，人類中的多數願意傾向中間選擇與溫和政策，但最終適度成為全民選擇的事實，卻少之又少，而由適度帶來歷史進步的景象，也成為一種奢望。也許，追求溫和的中庸之人，大多缺乏唐吉珂德式的激情，也少有「傳道士」般的執着，他們偏愛理性的語言和溫和的行動去捍衛執中的理念，於是，很容易在左右的喧囂聲中被邊緣化、被忽略，並被少數人拖向非理性、非適度的深淵。所以，適度的知易行難之事實，更多需要從人性深處去尋找答案，它應該是超越了文化、種族、國籍、階級、制度、政黨的界限。

今天，我們研究適度思想在經濟學中的演繹和互動，對於糾偏經濟政策的兩端、制約供需市場的失衡、完善經濟人的心性，其意義不言而喻。只要人類的共同弱點仍然存在，那麼適度思想的生命力永存。只要人類的心性還存在偏見、偏激、偏執，那麼，以適度思想為指導的經濟學一定具有現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儘管非理性、極端化也許會成為特定時間、地點和人群的常態，適度也未必能夠戰勝不及或過度，但不及與過度的政策通過各自的對抗、磨合、互補，有可能自我糾錯、糾偏，逐漸孕育出一種趨於適度的導向。

必須指出，我們追求適度，但適度是一種理想，猶如均衡和理性，它在現實中出現的概率很低，成功的難度很高，但這並不排斥我們追求適度理想的努力。我們承認不及和過度是常態，人類糾錯的過程也往往是矯枉過正。但只有承認達到適度目標的難度，才有努力追求適度的意義。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承認，他不信上帝，但不反對上帝，為了維護道德，為了給理想或信仰設計實踐的準則，即使上帝是一個無法證明的假設，也很有必要為眾人的努力提供一個方向和標的，並假設肉體生命的結束並不是一切的終結。這樣，我們儘管可以

不信理想中的上帝，但沒有上帝，人類孜孜以求的道德律令就難以遵守與達到。⁴

在經濟哲學層面，我們可以不信適度的存在，但沒有適度的理想，經濟發展很可能失去發展的方向和基本的準則，更容易進入混沌、混亂和不確定的狀態。而這種適度理想的最現實經濟表現，就是供應與需求、公平與效率、就業與通漲、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都能夠取得適時、適地、適度地平衡與和諧。其實，這些適度的經濟現象並不是天方夜譚、空中樓閣的烏托邦，而是不時出現，並在現實中存在的時間愈來愈長，空間愈來愈廣，張力也愈來愈小。

1.2 學術呼喚

進入21世紀，適度經濟學的學術思想不斷顯現，因為現有的經濟學學科正在進入一個「動盪期」(upheaval)。⁵儘管250年來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派仍然佔據西方經濟學主流，但是自1970年代開始，新制度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文化經濟學和複雜經濟學等「新興」學派不斷地質疑、挑戰和修正傳統的經濟學經典，他們系統地對「經濟人」性質、完備理性、利益最大化、完全競爭、完全信息、市場完全出清等幾大基本假設和基石，提出全面而又深入的批判，也對一般均衡、正反饋、收益遞減、靜態封閉和數學建模等理論和方法進行了廣泛地質疑，因為這些傳統經典難以解釋現實中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自然人(human)、非理性和有限理性、滿意最大化、壟斷競爭、信息不對稱、市場失靈，也沒法解釋非均衡、負反饋、收益遞增、動態演化的存在原因，更難以排斥實驗、計算機、定性和歸納等非數學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和實用性。

於是，新時代呼喚新思想。但是至今，中外經濟學界尚未開始全面、系統地論述適度經濟學的思想、理論、方法和政策，儘管現有的一

4 Immanuel Kant, *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5 W. Brian Arthur, *Complicity and the Economy*, p. ix.

些經濟學學派和觀點，如演化經濟學、金髮女孩經濟、善惡經濟學等，已經隱含了某些適度經濟學思想的「閃光點」。

1.2.1 演化經濟學

演化經濟學 (Evolutionary Economics) 強調經濟學的演化性和有機性，與適度經濟學思想的動態性與歷史性相關，而且，它也與適度經濟學思想一樣，側重研究經濟發展的整體性、多樣性、複雜性。演化經濟學還推崇生物學的類比與隱喻方法，而不是牛頓經典物理學的機械和模仿，這也與適度經濟學思想類似。另外，演化經濟學所採用的滿意原則、追求更優結果，而不是傳統經濟學所追求的最優結果，與適度經濟學思想的相對性不謀而合。

但是，演化經濟學的思想本質與適度、中道並沒有任何直接聯繫。相反，它是以挑戰新古典經濟學的另一極端的面目出現，沒有考慮如何平衡與協調傳統與現代經濟學思想的適度選擇。⁶而這種以反一端的名義，進行另外一端的研究，正是適度經濟學思想所反對的，因為這將導致經濟學研究難以擺脫永無止境的左右搖擺，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樣就很難推動經濟學研究的真正而又實質性的進步。

1.2.2 金髮女孩經濟

金髮女孩經濟 (Goldilocks Economy)⁷旨在描繪經濟發展的一個短暫的黃金時期，也就是所謂的「偉大溫和」(Great Moderation)，象徵着兩大經濟危機之間出現的經濟增長之佳境，顯示經濟發展出現了不冷不熱的溫和狀態。⁸

6 Ulrich Witt, "What is Specific about Evolutionary Economic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8 (2008): 547-575; Ulrich Witt, *Evolutionary Economics*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1993).

7 Celeste Kidd, Steven T. Piantadosi and Richard N. Aslin, "The Goldilocks Effect: Human Infants Allocate Attention to Visual Sequences that Are Neither Too Simple nor Too Complex," *Plos One*, May 23, 2012.

8 Ben Bernanke, "The Great Moderation," *Federal Reserve History* (https://www.federalreservehistory.org/essays/great_moderation), November 22, 2013.

儘管金髮女孩恰到好處的體驗與適度經濟學思想所期待的理想狀態有點類似，但是，這些「金色的美好」有可能是虛假、短暫、不可持續，也有可能為下一輪更嚴重的經濟危機提供條件，因為任何過低利率、過低失業率的現象不是適度，而是不及，它有可能為房地產泡沫、股市虛高、通貨膨脹準備了條件。同時，這類「黃金」時期有時又是銀行家們發財、投機的良機，廣大窮人則深受房貸或通脹的困擾，一旦如2008年的房貸泡沫破裂，有可能再度導致民眾的傾家蕩產。⁹

1.2.3 善惡經濟學

捷克經濟學家賽德拉切克 (Tomas Sedlacek) 於2009年發表《善惡經濟學》，先從神話來解釋經濟學中的善惡問題，然後再從經濟學中反觀神話與哲學。¹⁰其中的核心觀點繼承了亞里士多德的適度理念：適度就是善，不及或過度就是惡。作者從基本的善惡觀，批判人性貪婪無度的慾望，也批判古典經濟學對人性自利的過度張揚，認為這在客觀上鼓勵了人性之惡，更譴責人的非理性所表現出來的惡。他同時質疑數學對經濟學研究的主導影響，忽略了經濟學現象所常常出現的規律之外的例外和給定條件，最後，善惡經濟學強調經濟學所必須堅守的人性、倫理、道德和價值底線。

類似這些理念，應該屬於道德經濟學的範疇，而且《善惡經濟學》不是一本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思想史，善惡經濟學也很難成為獨立和獨特的一門經濟學新學科，至多屬於一門與經濟哲學有關的著作。

總之，上述三大經濟理論都沒有直接、明確地提出適度經濟學思想這個術語，也沒有系統、全面和深入地論述適度經濟學的定義、哲學、理論、方法和政策，而這些正是本書的主題與努力。

9 Michael Hudson, "The Bubble Economy: From Asset-Price Inflation to Debt Deflation," *Counterpunch*, July 5, 2013.

10 Tomáš Sedláček, *Economics of Good and Evil: The Quest for Economic Meaning from Gilgamesh to Wall Stree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3 思想元素

一般而言，一個經濟學派由其特定的思想、理論、方法、模型和政策五大部分構成，但其思想是綱領，重中之重。只有理解了思想的真諦，才能更有效地認識和分析各個經濟學派的特點和異同。本書的核心是討論適度經濟學思想，而不是適度經濟學，旨在幫助經濟主體保持清醒、定力、理性和平衡。但在理解思想之前，有必要釐清思想要素的主要成份。所以，筆者希望通過借鑒東西方思想的核心內容，將「醒」、「悟」、「理」、「道」四大要素，融入適度經濟學思想，加深理解總體思想和具體適度經濟學思想的基本構成。

1.3.1 醒 (Awakening)

「醒」是所有思想的第一元素，也是討論適度經濟學思想的一大要素。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 (Socrates, 前470–前399) 對思想覺醒做出了很大貢獻，並顯示思想的覺醒至少需要滿足三大要點。

第一是極問，以問促醒。蘇格拉底習慣對學生不斷提問、追問、逼問，比如，他在與學生艾先斯 (Aeshines, 前425–前350) 討論何為幸福時，前後發問了22次。¹¹但在極問過程中，蘇格拉底其實在教導學生，任何知識都是可以被質疑和挑戰。基於這種境界，他才有可能培養出他的學生柏拉圖 (Plato, 前427–前347) 的學生亞里士多德這類「犯上」的學生，並創造出「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的傳世名句。這種「以問促醒」的效用在於，對於任何主流和經典的經濟學理論，我們要敢於和善於不唯上、不唯書、不唯師，通過發問、質問和疑問，挑戰經典，不斷創新經濟學理論與方法。

第二是辯論，以辯促醒。蘇格拉底的特長就是通過對話和辯論，不斷闡明自己的觀點，凸顯對方的自相矛盾，促使對方修正原先的觀點，接受自己的論說，由此就能產生振聾發聵的催醒作用。尤其是他習慣通過悖論的陳述，促使學生警醒與反思，如著名的美諾悖論 (Meno

11 Alan Adams Jacobs, "Free Will and Predetermination," *Advaita Vision*. http://www.advaita.org.uk/discourses/teachers/freewill_jacobs.htm.

Paradox)。¹²類似悖論在經濟學研究中廣泛出現，有助於激發經濟學家進行深層思考，有效解釋和解決由悖論所導致的困惑和困境，並由此思考和推出新的經濟學思想與理論，解決不斷湧現的經濟難題。

第三是啟蒙。蘇格拉底堅持哲學家代表光明，因為他們有能力將愚昧的眾人喚醒，開啟民智。他的學生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所記載的洞穴比喻（Allegory of the Cave），就是要求民眾在黑洞中轉身，而且要敢於走出黑洞，學會轉向，而不是安於落後的現狀、謹守傳統的舒適區、拒絕光明自由的選擇。¹³但這個「洞穴比喻」更深層次的含義是人類需要持續不斷地轉身、轉向和轉念。而且，這種創新不一定是線性地從黑暗走向光明、再從光明走向更大的光明，而有可能是循環轉向，從黑暗到光明，再從光明回到黑暗，但這種重複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辯證的揚棄。這正是適度經濟學思想所強調的角形範式、循環思維（參見本書第六章第二節）。

1.3.2 悟 (Comprehension)

「悟」是思想的第二大元素，也是適度經濟學思想由醒入悟的一大表現。蘇格拉底式的醒是啟動人類思考的起點，而具有東方特色的思維方式，則有助於啟發人的悟性，提升思想的高度與深度。作為第二思想元素的「悟」包含了三層意思。

一是心悟。東方的儒、釋、道都推崇「悟」心，儒家視心性本然為悟性；佛家禪宗，提倡覺悟所在的悟境；道家則推崇虛心的悟道。悟性、悟境、悟道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精髓。二是覺悟。旨在透徹了解表面和暫時現象，找到自在、篤定和基本的方向。覺悟是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唯有覺悟，才能達到識明理、觀天下、通思想。三是通透。「通」是指知識的廣度：貫通古今、貫通中外、貫通左右。只有觸類旁

12 Gail Fine, *The Possibility of Inquiry: Meno's Paradox from Socrates to Sext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3 Plato, *The Republic of Plato*, 2nd ed. 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Allan Bloom. (NY: Basic Books, 1968), book VII, pp. 193–195.

通、聞一知十、舉一反三，才有可能達到通達境界。「透」是指知識的深度：透析深刻原理、透視複雜現象、透徹發展奧秘，清澈透明。而且，由淺入深、由表及裏、由虛及實是大徹大悟的根本。

所以，從思想層面，「醒」而不「悟」，等於無覺無悟；「通」而不「透」，只是一知半解。適度經濟學思想的感悟需要心悟和覺悟，旨在通透觀察主要經濟學派的特點，如此，才能悟出自己的獨特觀點與方法。

1.3.3 理 (Reason)

思想的第三要素是「理」。除了「醒」「悟」能力以外，人類思想還需要整合「醒」「悟」的各種要素，歸納成理，建立抽象的思想體系和理論。同時，要從「理」中演繹萬物，「理一分殊」，並以一己之心，推及眾心之理，從個別到一般。這樣，來自歸納與演繹雙向努力的「理」，可以包含三大特點。

第一是理性。以亞當·斯密為首的古典經濟學派推崇完備理性，善於使用實證和實驗等方法，理清和理順事物的前因後果，排斥偏見與極端。但現實中，理性已經成了人類的奢侈品，而適度思想正是支撐理性的重要槓桿，很多非理性、極端性、荒誕性的不適度言行，就是由於理性的缺乏所導致。

第二是邏輯。西方的邏輯提倡「同一律」，反對似是而非；還主張「無矛盾律」，沒有什麼事物同時既是它，又不是它；而且，西方邏輯更熱衷於「排中律」，如果A為真，那麼非A就是假，不存在半真半假、你真我也真的可能，涇渭分明、黑白兩極。邏輯就是對事物關係作出判斷的思維昇華，講究確定性和條理性，無似是而非、非模稜兩可、不自相矛盾，以獨特的思維方式綜合和呈現這個「理」。

第三是科學。科學的精髓是「發現」(discovery)，而不是發明(innovation)，科學的一大目的在於發現已存現象的規律。所以，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存在本質不同。李約瑟之謎(Needham's Grand Question)曾提出一大困惑，為何近現代科學大多發生在歐洲，而不是

中國？古代中國的四大發明不是科學發現，而是科技發明。¹⁴雖然改變世界的功臣是「發明」，但真正認識世界的原動力來自「發現」，「發現」是「發明」的前提，科學是技術的基礎。

很顯然，理性、邏輯、科學是傳統經濟學立身存命的基礎，但現實生活的缺理性、少邏輯、不科學的現象，比比皆是。對此理論與現實的矛盾，正好賦予適度經濟學思想出現和發展的機會。如何平衡經驗科學與實驗科學、經濟理論與客觀現實、保守思想與激進行為、政府干預與市場主導，就需要思想的力量和適度經濟學的創新。

1.3.4 道 (Dao)

思想的第四個元素是「道」。除了「醒」「悟」「理」之外，「道」應該是思想的第四大元素，「理定而後方可得道」，「得道先須得理」。¹⁵儘管「理」很重要，但相對而言，理淺道深、理方道圓、理清道玄、理簡道繁，「道」中深藏着人類的智慧和思想，而不僅僅是知識和理論。而且，「萬物各異理」，但「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就是說，萬物之理各不相同，但萬物之道則是共同和共通的，也就是所謂的「理一分殊」或「道一理殊」。¹⁶東方的道可從三個方面理解：

第一是玄。西方英文教科書對中文「道」這個字，沒法找出合適的詞來翻譯，只能用拼音 (Dao 或 Tao) 應付。尤其是將道家思想演變為道教以後，就出現了玄學，更難說清。類似，福禍相倚相伏，既是一種轉化論，也是一種玄乎論，屬於「A而B」或「亦A亦B」的公式。¹⁷其實，道家的「玄」就是指「周行而不殆」的狀況。¹⁸以「道」為核心的中國文化，是智慧型文化，中國的經濟主體也是智慧型經濟，而不是理論型經

14 李約瑟，《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

15 龐樸：《龐樸文集·第四卷·一分為三》（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13頁、第215頁。

16 龐樸：《龐樸文集·第四卷·一分為三》，第214頁。

17 龐樸：《龐樸文集·第四卷·一分為三》，第2頁、第14頁、第20頁。

18 龐樸：《龐樸文集·第四卷·一分為三》，第120頁。